



艺术修复：技术固然重要，思想更为关键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周欣怡

日前，“理念与方法——艺术品保存修复研究展”在广州图书馆举办，展出来自全国部分重要的美术馆、博物馆及高校美术学院系及知名专家选送的作品案例和广东省内公开征集的作品案例共55个，其中绝大部分修复案例是首次公开。广东美术家协会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主任、广州美术学院材料技法·修复研究室主任许炆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艺术品、文物修复日益受到公众关注，而对于艺术品修复专家而言，修复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技术固然重要，思想更为关键”。



国画《天涯》草稿修复后全貌



林丰俗《公社假日》传统技艺 最小干预

本次展览以红色经典修复案例为主。由广东美术馆黄浩星操刀的《公社假日》修复案例，近年来受到推许。《公社假日》是广东著名画家林丰俗于1972年创作的重要红色题材作品之一，藏于岭南画派纪念馆。因保管环境潮气侵袭以及画作自然老化，画面出现水渍、污渍，纸质发黄、缺损，非常脆弱，委托修复前画芯已断裂。

黄浩星在修复前研究发现，《公社假日》保护与修复难点在于，画面上采用了不少鲜艳重彩的艺

术表达形式，此类颜色在清洗过程中容易与化学药剂发生反应，导致跑色、变色，严重的会导致周边画面染色，破坏原作。于是，他采用最小干预、减少化学药剂和可再操作性的原则进行修复。

修复师按照传统修复技艺原则进行，修复前先给作品整体拍照留档，对画芯中浓墨重色的部分（如画面中凤凰树）进行胶矾水加固处理，用一层宣纸作衬底，铺在裱画台上。根据画面，修复师对缺口断裂位置进行拼接复位。用80度的清水对画面淋洗，使画

面上的黄斑、污渍逐一洗掉，避免直接冲洗重彩位置，随后将毛巾卷成地杆大小，在画芯上从里朝外推滚，将污渍推散，毛巾吸收了污水后要及时洗净，直至画面污渍化解为止。

随后要对画作进行揭底。揭底后，对画芯缺损部位进行开斜口和修补处理，接着在画芯背后刷上薄浆糊，用配备好的宣纸进行托底加边，并上墙待干。然后对断裂修补的部位进行整理、接笔与全色，最后裁正画芯，装裱成镜片。

的新信息，比如创作后期的油画颜料变质。元素图显示，火枪头盔上的羽毛是伦勃朗最早画出来的，后来又涂掉了。

而在神元素的拼图中，显示了画中人物威廉·鲁滕伯奇中尉的浅黄色皮毛中使用的含砷颜料：雌黄或雄黄。由于在伦勃朗的作品中，这些颜料的出现次数很少，这可能是伦勃朗最早使用含砷颜料。

《天涯》是杨之光用国画手法表达光的新尝试，它表达了放牧光正面而来的光，也描述了背光看电影的一家。艺术创作通常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正稿，即最终稿。换言之，观众往往只片面地看到了艺术创作的结果，而鲜少看到艺术创作的过程。

郑于民捡到的《天涯》画稿，四边没有一条是完整的，右上角有人为撕掉的痕迹，而正稿的右上角也出现留白。对比之下，可见杨之光在“光”的探索上如何细致入微。文物修复者关注的往往是常人所忽略的细节，正是他们复原的艺术品细节，还原了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和故事。

光很是惊喜，端详后说：这张的人物细节其实比正稿的好。后来，杨之光把这幅趣事记录在这张画的题字里，郑于民把它珍藏至今。

《天涯》描述的是解放军的工农兵服务电影放映队，到海旁地区给仅有的一户人家放电影。这感动了画家杨之光，于是他创作了《天涯》。

在郑于民修复的《天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与正稿相比它明显缺少了画面下半部分看电影的藏族一家。但工农兵放映员与放映机镜头皆面向观众，就如同在为观众者放映一样。画面虽然有所残缺，艺术家表达的内容却一丝不减，工农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依旧。

林丰俗《公社假日》的画芯断裂、伦勃朗《夜巡》颜料变质、杨之光《天涯》画“坏”了，艺术品老化、“残废”了，怎么办？

在检测中的油画《夜巡》



正在整理修复中的国画《公社假日》

访谈

许炆：一种“有思想”的艺术修复修复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

羊城晚报：现在常见的油画、西式纸本或国画等艺术品，它们的修复技术工艺有什么区别？

许炆：从实际的修复和保护工作来说，是有区别的。纸、油画和木头要求的保存湿度是不一样的。比如潮州木雕的保存环境就需要稍微潮湿一点，我们会控制它的保存湿度；艺术品本身的材料构成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做选择，比如说修复的用胶会不一样。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修复，我认为各门类艺术品的修复方法是大同小异。

羊城晚报：这次展览以“理念与方法”为题，今天艺术品修复的理念发生怎样的变化？

许炆：这次展览就是希望突破过去对修复的考量常常停留在

材料、技术这个层面的局限，着力在修复理念和方法的延展，探讨一种“有思想”的修复研究方法。我设立一个红色经典艺术品保护修复主题，引导观众，特别是专业领域的人去思考“修复”。修复师聚在一起很容易陷入对技术的讨论中。我参加过一些国际研讨会，全世界的人集中在这里讨论，这一块块是用什么胶来黏合的，可以达到什么效果，我会想：在这种规格的研讨会上大范围讨论一个这样的问题，意义有多大呢？

我认为，修复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或是一种重新发现。这次展出的一个案例，郑于民老师修复杨之光国画作品《天涯》的弃稿，就引发了诸多有益的讨论。

真正的修复师要有思想

羊城晚报：大家都很好奇油画是怎么修的，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几百年前这些作品经过怎么样的修复，让它们流传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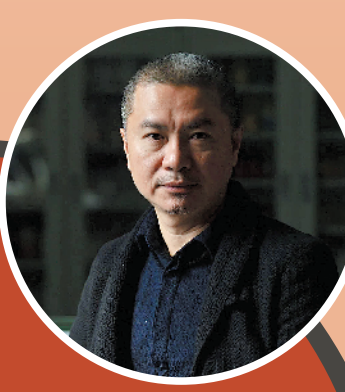
许炆：有些情况是难以修复的，比如褪色是没办法恢复的，它本来的颜色是红色，为什么变成无色呢？因为受了光照以后褪掉了。

如果是颜料层剥落了，那是有一套修复方法和程序的。油画是层层覆盖的，特别是古典油画可能有好几层，就要看它掉到哪一层了，现在还可以借助显微镜来分析观察。有时候不同色层还会有不同的画面内容，修复师要修到哪一层，最后要让哪一层呈现给后人，这些都是可控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修复师还是要有思想，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如何做取舍，其

羊城晚报：在艺术品修复方面，广东现在在全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许炆：在油画修复这方面，我们算是“老字号”了，广州美术学院是全国高校里首家建立科研机构的，并且一直在发展。广东美协这个修复艺委会，是国内目前唯一的省级美协艺术品保存修复艺委会，成立三年，不断在积极推动全省的艺术品保护修复工作，发起的“修复学堂”也获得文化界与旅游部的大奖。但从整个行业来看，我觉得，相对西安、敦煌、上海、北京等地区和一些单位，我们的尖端力量还是比较欠缺。不过，我认为民间力量必须得到重视，像潮汕、珠海、东莞、佛山等地就有一些做得挺好的艺人。但这个力量是相对分散的。



广东美协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主任、广州美术学院材料技法·修复研究室主任许炆

讲古

陈南先

以人系事再现邓演达

8月9日，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周后运撰写的反映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的传记文学《碧血丹心——邓演达传》推出第二版。

周后运对“惠州三杰”（叶挺、廖仲恺、邓演达）之一邓演达的传奇人生情有独钟，这既表现在他独特的创作视角，也表现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这本36余万字的传记文学大作，给人感悟最深的是作者尊重历史、细致沉稳的写作态度。由于邓演达牺牲得比较早，他的英勇事迹鲜为人知，但与其的另外两位惠州乡贤叶挺、廖仲恺相比，邓演达的事迹并不逊色。

为了弥补邓演达文学传记方面阙如的遗憾，前几年，周后运在工作之余，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又多次到邓演达革命经历过的地方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表现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写出了反映邓演达短暂而光辉一生的长篇纪实小说《碧血丹心》，这部小说填补了邓演达文学传记方面的空白。

写历史人物传记，必须以研究为支撑。历史人物传记小说，虽名曰小说，但也是不能随心所欲地胡编乱造，主要人物和主体情节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邓演达的一生虽然十分短暂，但其阅历却十分丰富。对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且经历丰富的历史人物，如果没有独到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没有系统的学术研究或对学术成果的吸收是决然写不好或写不出深度的。这些年来，对邓演达的研究，学界开始重视起来，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周后运借鉴学术界同仁的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爬罗剔抉，独运匠心，取舍自如，把邓演达的真实



人生还原出来。

我国的史传文学自从司马迁《史记》以来，奠定了以人物系历史事件，在矛盾中写人物的传统。周后运继承了这个写作传统，在写作中，视野开阔，通过对邓演达短暂人生的描写，通过对他一些具体革命活动事件的描述，展现出民主革命时期及国共合作时期波诡云谲的斗争，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穿插其中，以人系事，再现出那一段光辉的革命历史，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在作品中都有反映，诸如袁世凯篡位、武昌起义、广州起义、北伐战争、黄埔军校、国共合作……都在作品中得到了绘声绘色的表现。

周后运深入人物塑造之三昧，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整部小说把主人公邓演达放置于风口浪尖中去表现，特别是放在与蒋介石的尖锐斗争中去表现，真实地展现出邓演达不屈不挠之个性，刚正不阿之品格。周后运笔下的邓演达形象鲜明逼真，栩栩如生，须眉毕现，读后让人有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显微

吴国钦

发现粤剧的美

审美，就是对美的事物或艺术品进行品评、观照、欣赏的一种思维活动。所谓“粤剧审美”，我认为就是发现粤剧的美，欣赏、审察、评论粤剧艺术的美。李才雄的《粤剧审美与批评》一书，虽然不厚，分量却是沉甸甸的。它从审美的角度，高屋建瓴，对当前粤剧艺术创作提出不少颇为新颖的个人见解，借得思考与借鉴。

了解粤剧，爱好粤剧的要义，就在于掌握粤剧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与审美特征。《粤剧审美与批评》一书，从近期粤剧剧目创作的各个层面，如时代脉息、人物创造、故事演绎、唱腔运用、语言表述、情感抒发等给予审美观照与评论，指出眼下不少粤剧剧目“在戏剧情境的营造、故事情节的铺排、人物的舞台演绎等方面都较以往注重戏剧性、观赏性”，“演出不乏剧场艺术光彩”，并以欧凯明在粤剧《家·瑞珏之死》中一段“反线中板”为例，“甫一开口，那沉郁流畅情溢意润的腔调，一下子就把观者的心扣住了。声嘶气竭，别致新颖的运腔令观众如痴如醉”。该书对当前粤剧舞台上不少剧目、唱腔、唱段与表演多有集中的个性化的品评。

近年来，粤剧新剧目层出不穷，传统剧目常演常新，粤剧文化活力颇为活跃。在整个粤剧生成发展的艺术链中，评论却显得较为滞后。无论是对新剧目的月旦品评，对表演技艺的切磋探骊，对演出的点赞吐槽，发声者少，评论已成为粤剧艺术事业中薄弱的一环。这本《粤剧审美与批评》正好针对这方面的缺憾，有的放矢，言之有物，搔到痒处。

在当下的粤剧评论中，不乏吹水者、“卖大包”者，认真切磋艺术，严肃指出不足者少。《粤剧审美与批评》指出了当前粤剧一些存在的问题，《创作优秀剧目 粤剧尚须努力》《粤剧要超越平庸 先行戏剧观更新》《超越流行观念 回归戏剧审美》《缺乏充分的现代性是粤剧的硬伤》《警惕艺术创作中的“题材先行”思维》《艺术美不等于人物形象品



格美》……光从这些篇章题目，就可看出作者苦心孤诣的一面，体会到作者认真负责的严肃的批评意识。

在一篇题为《剧目主题“鲜明集中”的艺术悖谬》的文章中，作者一反我们平时的思维定势，认为：“恰恰是这种主题立意不鲜明集中，显得较为宽泛模糊，属于审美性主题一类的作品，更具艺术的魅力和永恒价值”，并以《红楼梦》《哈姆雷特》和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为例，提出用“审美的眼光进行剧目创作，尽量减少伦理的眼光、道德的眼光

的掺入”。该书认为，“人物的品格美并不等于文艺作品的艺术美，更不能决定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高低”“人物品格的高尚卑下，并不是艺术美的衡量标准”。他以《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鲁迅笔下的阿Q和罗丹的雕塑《老妇人》（欧米哀尔）为例，指出这些人物